

# 吴昊颐：赵派艺术的主体在于内心感受

文/咪拉

北京京剧团青年演员吴昊颐在入门赵派之前接触过多个派别，也曾师从过阎桂祥、杨秋玲等艺术家。直到一次机缘巧合，她在北京京剧院的新编历史剧《赵氏孤儿》中饰演“卞凤”一角，出人意料地成功，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注意到。张副市长把吴昊颐引荐给了赵燕侠，希望她能继承赵派的衣钵。

其实早先吴昊颐曾接触过赵派，由阎桂祥老师教授的《白蛇传》，吴昊颐还凭此戏拿了奖。吴昊颐觉得赵派虽说算是冷门，弟子不多，但是赵派有着强大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很多老戏迷的喜爱。跟随赵燕侠老师正统地学习赵派后，吴昊颐更是体会到了赵派艺术的博大精深，“赵派是体验派和表现派的双重结合，唱念做打舞都很综合，所有的唱腔吐字都非常清晰。看赵燕侠老师的演出根本不用看字幕，一字一句都非常清晰，这也是赵派的特点之一。”要说赵派最核心的特点，就是以情带唱。吴昊颐分析道：“就像张君秋先生的张派我也很喜欢，唱腔很华丽，他是以唱带情，用技巧来渲染表演。但赵派是先入情，以说唱的形式表现人物来体现其唱腔艺术。基本上唱就跟诉说一样，是一种诉。”

吴昊颐说起脍炙人口的《白蛇传·小乖乖》一段的来历，以前观众看《白蛇传》都觉得《断桥》是高峰，看完《断桥》有的观众就离场了。赵燕侠就想：怎么能让观众从头坐到尾，让这个戏不虎头蛇尾呢？于是赵燕侠跟著名作曲家李慕良商量，再给《白蛇传》后半段写段令人叫绝的好戏。李慕良问赵燕侠：“你还不嫌《白蛇传》唱腔多



吴昊颐与老师赵燕侠

啊？”赵燕侠说：“我不怕累，就怕观众听着不过瘾！有的观众是专门冲着《断桥》来的，听完就走，所以请你在最后结尾的时候精心设计一段咏叹调。”没想到，一夜的功夫，李慕良先生就写出了这段《小乖乖》。这段融合了两位大师心血的精品之作甫一问世便震惊四座，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，包括里面的疙瘩腔，充分体现了赵派的运腔特点。赵燕侠每每演到此段，观众无不为之动容！赵燕侠要求吴昊颐用娓娓的诉说来表达对孩子的爱，“赵老师总说我们这一代演员太浅薄了，总想显示自己的嗓音特点，总像在喊戏。演戏是演人物，把人物的灵魂展现出来才能留住观众。她要求我在唱这段的时候不要用太华丽的嗓音去装饰，而是朴朴实实地诉说。一旦进入角色，无论你的嗓子出现什么状况，已经完全超越玩技巧的阶段了。最后赵老师小声唱给我听，可唱得我特别激动。特别是最后‘亲亲儿的脸，闻闻儿

的腮……’这种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怎么能大声去宣扬？我一边唱，赵老师一边小声指导着我，让我受益匪浅。”

吴昊颐说，赵派艺术也不只有低吟，该轻的轻，该重的也要重，跳进跳出的技巧、对火候的掌握是最难把控的。《白蛇传》最后结尾“两分离”的时候，一般人都唱C调，而赵燕侠要求吴昊颐唱升C调，即她的原调门。“一开始我很有压力，这段特别难，没有很深的功底接触这段很困难。艺术其实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，是一种悟性。”当吴昊颐终于将这段呈现到舞台上时，一个“儿啊——”的叫头就赢得了观众的满堂彩。因为她的处理非常贴合剧情——拉长音后面有一个哭腔，嗓音从弱到强到带有颤音，非常有感染力。

“其他派别的《白蛇传》我都看过，感觉他们都比较俏。而赵派的《白蛇传》一出场就是反板。我们这行挺怕反板的，观众很容易掉冷水盆里。我怕我拿不住，但赵老师就拿得住，她一出场非常大气。我曾问赵老师：别人的白蛇都很花俏，身段什么的细节很多，咱们赵派这个白蛇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赵老师说：你出来不应该被板式束缚住。白蛇不是妖，她是大仙，她的分量在里

面。你体现的那种情感是你羡慕人间的爱，但并不拘泥于男女之间的那种小情感、小女人情结。”

赵燕侠演的《花田错》，台上没有一句对词，就她一人在那里纳鞋底，忙忙叨叨地，把鞋底带着针放在椅子上，又忘了，一屁股坐下被针扎了……一系列动作都是无实物表演，舞台上没有任何东西，但底下观众无一不被她牵着心，可见赵派艺术的逼真。

“这个派别的主体就是本人的内心感受，在赵老师看来表演没有框架。所以我不建议低年级的学生学赵派，最好是打一个底子之后再学赵派。赵派就相当于研究生、博士生的课程，它本身没有特别一板一眼的东西，全部都化在其中了。”

跟随赵燕侠学过《白蛇传》《潇湘夜雨》后，吴昊颐正在学习赵派的经典剧目《碧波仙子》。说到师生情，吴昊颐非常珍惜跟赵燕侠老师的这种缘分，“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百善孝为先，不光孝敬父母，还要孝敬所有有恩于你的师长。老师并不需要什么，眼睛里也没有钱的概念，他们这一辈子就是为戏而活。我能回馈他们的也就是对艺术的掌握，能让她看到对自己艺术的传承也是一种欣慰吧。”



吴昊颐演出《水漫金山》的剧照